
歐美小說
病夫署

半角二洋大價實



俄國安特烈夫著

虛白譯

安特烈夫 Leonid Andreyev 生在一八七一年，死在一九一九年，是個戲曲家，小說家，短篇小說家。他的作品裏面常常充滿了孤寂的情感，而並不使讀者生一種傷感的頹喪。當我讀他這篇沉寂的英譯本時，祇覺得牠在一片陰慘慘的烏雲後面包隱着火焰般太陽的熱力，引起我不能言語形容的感奮。祇怕我的譯筆還不能傳達出這種神秘引起讀者的共鳴吧。

在五月裏一個月光的夜晚，夜鷹正歌唱着的時候，依業底神父的妻子走進了他的臥房。她的臉上表現着痛苦，手裏擎着的小燈在那裏震抖。走近她的丈夫，扶着他肩頭，勉強在嚶泣裏說道：

『神父，我們看范羅却去。』

依業底神父並不掉過頭來，祇在眼鏡邊上面嚴厲地望着他妻子，永久地而注意地望着，直等到她搖着空着的手，倒在一隻睡榻上。

『一個人待人就這樣的苛刻！』她慢慢地說着這幾個字，並且使勁把末了那個字吐出來，同時他肥胖慈傷的臉蛋給痛苦跟忿懣扭成一種苦笑的表情，好像她要借着這種樣子來表示出他們——她的丈夫和她的女兒——是怎樣嚴酷的人。

依業底神父微笑着站起來。掩上了書，卸下了眼鏡放在盒子裏，正在那裏沉思。他那又長又黑的鬍子，夾雜了些銀絲，莊嚴地貼在他的胸口，

慢慢地湧起來在每個深呼吸的當口。

他說道：「好，我們去吧！」

奧茄斯底派努夫娜趕緊站起來，用着哀告而胆怯的聲音懇求道：

「可別罵她，神父！你知道她是怎樣的人。」

范羅的臥室是在閣樓上，那狹小的木樓梯在依業底神父沉重的脚步底下灣着，裂着。又高又大，所以他祇好低下了頭，不然就要碰着了上層的樓板，並且輕蔑地繃着眉當他妻子的白褂子擦在他臉上時。他很知道跟范羅見面不會有什麼結果的。

「你們來幹什麼呀？」范羅舉起了隻赤裸的膀子掩着眼這樣的問。還有那隻膀子攔在夏季用的白毯子上，簡直跟這毛織物分不出來，牠的顏色是這樣的白，透明而寒冷。

「范羅却！」她母親開始說，可是哽咽着，她沒話了。

『范羅！』她父親說，又勉強把他乾硬的聲音柔化了些道：『范羅，告訴我們，你有什麼心事呀？』

范羅默然。

『范羅，難道說我們，你的爺娘，不配得你的信任嗎？我們不愛你嗎？難道你有什么人比我們還親近的吗？把你的憂愁告訴了我們，相信我的话，你一定會覺得痛快的多。就連我們也痛快了。看看你高年的媽媽，她多麼受苦呀！』

『范羅却！』

『還有我……』那乾燥的聲音顫抖了，真像有什麼東西把牠打斷的光景。『還有我……你當我看了舒服嗎？若說不是憂愁在那裏咬嚼你……那末是什麼呢？倒說我，你的爸爸，竟會不知道這是什麼。你說這是對的嗎？』

范羅默然。依業底神父留神地摸着鬍子，好像怕手指要不注意地纏繞在裏面似的，又接說道：

『違背了我的意思你上聖彼得堡去——因為你不聽我的話，我咒罵了嗎？或者我不給錢你用吧？或者，你會說，我待你不好吧？好，那末爲什麼不言語呢？瞧，你已經趁了你聖彼得堡的願了！』

依業底神父也沉默了，當時一個幻象突起在他的眼前，巨大的，白石做的，而可怕的，充滿着看不見的危險和怪異而淡漠的人羣。在這裏，孤獨而荏弱，是他的女兒，也在這裏他們失掉了她。在依業底神父的靈魂裏湧起了反抗這可怕而神秘的城市的憤恨，同時又發生了反抗他女兒的沉默，執拗的沉默的怒火。

范羅閉着眼睛憂鬱地說道：『聖彼得堡跟這個沒有關係，並且跟我更沒有什麼關係。還是去睡吧，不早了呢。』

她母親嗚咽道：『范羅却，好孩子，對我說了吧。』

范羅不耐地止住她道：『噯，媽媽！』

依業底神父坐在一隻椅子上笑了。

他譏諷地問道：『很好，這樣說，真沒什麼了？』

范羅從枕頭上坐起來，鋒銳地說道：『爸爸，你知道我愛你和媽媽的。那末，我祇是覺得些疲倦。就會好的。快去睡吧，我也要睡哩。明兒個，或是別一天，我們好好的談吧。』

依業底神父暴躁地站了起來，連把椅子多推倒在牆上，拉了他妻子的手道：

『我們走吧。』

『范羅却！』

依業底神父嚷道：『我對你說，走吧；若說她忘記了上帝，我們也

……」

他差不多把奧茄使勁拖出了房。當他們下樓的時候，他妻子慢走着，用粗糙的微聲說道：

「這是你，牧師，把她弄成這樣子的。她的行爲都是學着你。你該受這種。噯！多可憐的是我呀！」

於是她哭，因為她眼睛裏包滿了眼淚，她的腳，踏錯了一級，突然地往下沉，好像她滿心想往底下深淵裏跳。

從這天起依業底神父再不跟他女兒說話，可是她好像不理會。她遵照舊的躺在臥房裏，或是走着，不住的把手擦着眼睛好像飛了什麼灰塵進去似的。給兩個沉默的人壓迫着，這個活潑，喜歡尋快活的牧師的妻子喪氣了，好像迷了路，不知道該怎樣的好。

有時范羅也出去散步。那次談話之後隔了一星期，她在夜晚裏出去，

這是她的習慣。從此活着的她再不能見了，因為就在這晚她跳到火車底下，壓成了兩段。

依業底神父自己領導着喪禮。他的妻子不能到禮拜寺裏來，因為她聽見了范羅的死耗竟急得中瘋了。她的脚，手和舌頭都失了自主，一動不動的躺在一間半黑的屋子裏當禮拜寺喪鐘響動的時候。在人們唱着喪歌走出禮拜寺經過她的房子時，她聽見了，使勁想舉起手來劃一個十字記號，可是她的手不能順從她的意志；她要說：『別了，范羅！』可是她的舌頭在嘴裏又大又重。所以她的姿態看着是這的恬靜，祇給人家個休息或安眠的映象。祇有她的眼睛是張開的。

在禮拜寺裏，舉行喪禮的時候，很多人跟依業底神父熟識的，也有很多是不認得的，可是都給范羅的慘死震驚了，想要從依業底神父的舉動和聲音裏找出個深愁的徵象。他們都不愛依業底神父，因為他態度的嚴厲和

驕傲，對犯過者不可寬容的靈魂的侮辱，他的妬和貪，他的利用機會在教民身上攪錢的習慣。所以大家都願意看他受苦，看他靈魂的破裂，看他的天良因為他女兒的死而受着雙重的譴責——殘酷的父親兼了無道行的牧師——不能再說他自己的肉身沒有罪惡。他們都向他投着搜尋的眼光，他，感覺到這種眼光在背後直射，儘力挺直了寬大的身材，心裏並不記念着死去的女兒，祇顧着自己的莊嚴。

『一個鐵心腸的牧師！』木匠卡塞奴夫搖着頭這樣說，依業底神父還欠他做架子的五個盧布呢？

就這樣，堅而挺，依業底神父走到了墳場，回來時也是這樣。祇到了他妻子臥室的門口他的背樑骨稍稍的鬆懈了些，可是這許是因為那門框的高度不足容納他偉大的軀幹。剛從日光中走進去，他起初看不清妻子的臉龐，可是，仔細端詳之後，他發見那恬靜的表特真覺得駭怪，眼睛裏

竟沒有一點兒淚痕。既沒有怒意也沒有愁意在這眼睛裏——牠們是無言，困難地，沒法地守着沉默，像靠在羽毛褥子上那肥碩而可憐的全身一樣。

依業底神父問道：『喂，你覺得怎樣了？』

然而，嘴唇是啞啞，眼睛裏還是無言。依業底神父摸摸牠的額角；牠是冷而潮，可是奧茄却沒有一些徵象表明她感覺着這隻手的撫摸。依業底神父移開手時，兩隻深灰色的眼睛一動不動地對他瞪着，好像攏大的睜人把整個兒眼球都遮黑了，那裏邊沒有愁，也沒有怒。

依業底神父開始感覺寒冷與恐怕，說道：『我往自己屋子裏去了。』

他走過起坐室，什麼東西都照常的潔淨整齊，可是高背椅穿着白套站在那裏，正像裹着尸布的死屍。窗檻上掛着個鐵絲的空鳥籠，籠門開了。

『娜蔡夏！』依業底神父這樣呼喚時，自覺聲音的粗糙，頓時感覺得女兒喪禮剛過，在沉寂的屋子裏這樣高呼有些不安。『娜蔡夏！』他壓低

了聲音再嘆，「金絲雀到那兒去了？」

「她飛去了，那是一定的。」

「怎麼你讓她飛去呢？」

娜蔡夏哭了，拿洋布的手帕子擦着眼淚，哽咽地道：

「牠是我年輕小姐的靈魂。關着牠該應的嗎？」

依業底神父覺得這隻黃色快活的小金絲雀，常常側着頭的歌唱，的確是范羅的靈魂，假使牠不飛走也許就可以說范羅還沒有死哩。他更壓不住對這女僕的怒氣，就嚷道：

「滾出去吧！」

娜蔡夏慌亂得找不着門，他立刻接着道：

「傻子！」

從喪禮過後那天起，這小家庭裏籠罩着沉默。這不是靜悄，因為靜悄祇是沒有聲音；這是沉默，因為沉默的人是能言而不願言的。這是依業底神父的心理，當他每次進他妻子的臥室而遇到她執拗的目光的時候，這目光是這樣的沉重，好像把空氣都變成了鉛，把他的頭和背脊都壓下去了。他這樣想時看着他女兒的樂譜，這上面留着她聲音的遺蹟，又看她的書，她的畫像，這是她從聖彼得堡帶回來的。依業底神父看這張畫像慣常有一定的次序：第一，他要看面頰，那上面畫家布下強度的光線；在幻想裏他發見那裏有一個小傷痕，這是他在范羅死後看見的，可不明白牠的來源。他每次總要推究這來源；他想要是火車擦傷的，整個兒腦袋該壓碎了，可是范羅的腦袋一點兒沒有碰傷。也許在拾屍的時候給什麼人踢傷的，或者不留心抓傷的。

要長時間的推究范羅死去的細情實在太費力了，所以他就移到眼睛上

去。這一對是黑的，美的，有長睫毛映出深沉的黑影把底下的眼白格外襯得明亮，兩隻眼都好像裝在黑暗憂愁的框子裏。這個無名而有天才的藝術家給予牠們一種異常的表情；祇好像在這雙眼睛和牠們所看的物件中間懸着一層薄而透明的膜。有些像批霞娜頂上蓋着的那層看不見的灰塵減少漆光的映象。不論依業底神父把牠怎樣的安放，那雙眼睛緊緊地跟着他，可是在那裏邊並沒有語意，祇是沉默；這個沉默是這樣顯明好像可以聽得到的了。於是漸漸地依業底神父開始想他聽見了沉默。

每天早上吃完了早餐依業底神父總要走進起坐室，投一個迅速的目光到那空籠子和別樣看慣的物件，就坐在手椅裏閉着眼聽這屋子裏的沉默。這種情形真有些怪。那隻籠子鎮定地，溫柔地保持着沉默，在這沉默裏可以感覺到煩悶和淚痕，還有遼遠的死笑。他妻子的沉默，雖隔着牆柔化了些，可是繼續着堅持，像鉛一般重而可怕，所以在最熱的天氣依業底神父

也會不自持的寒慄。像墳墓般持續而寒冷，像死般神秘，是他女兒的沉默。就是沉默本身也好像同情着這種苦痛和掙扎，也充滿着可怕的熱望想要張口的說話；然而，有一種強有力而滯重的東西，像一部機器般，挾持牠不讓動，把牠像根鐵絲般的伸出來。在遠遠的那一頭，這根鐵絲開始在那裏抖動，發出抑制着的，柔弱的，哀懇的聲音；帶着喜悅，可也帶着震懼，依業底神父要抓住這新生的聲音，膀子扶着椅臂，伸長了頸子，等那聲音的到來。可是那聲音散了，又回進了沉默。

『多傻！』依業底神父憤怒地自語，從椅子上站起來，依舊是挺而高。穿窗望去，他看見布滿着陽光的街道，鋪着圓而齊整的石子，和街對面，一座長而不開窗戶的墓房的石牆。路角上站着個馬車夫，看去祇像一座石膏像，好幾個鐘頭沒見過一個人影，真不懂他爲什麼站在那裏。

依業底神父離了家庭很有些說話的機會。和教士們哩，和跟他氣味相投的朋友哩，在傳道時哩，有時在社交的晚上哩，很可以講些話；可是，一踏進家門他不變的感覺到自己一整天祇是沉默。這因為雖有這許多人，可是沒有一個能提起他最關切的事情，他每晚推究的事情：范羅爲什麼死？

依業底神父好像還不曉得現在這個問題是不能知道的了，祇想還有了解的可能。每夜——他每夜都睡不着的——他要獨自的揣摩那一刻，當他和妻子，在沉寂的深夜，站在范羅的牀前，他懇求她『告訴我們！』在他迴想中好像要得到這句答辭的時候，其餘一切就彷彿都失了牠的現實。他閉上眼睛，在黑暗中保持着一個活現而不模糊的那夜的圖象，看見范羅怎樣的從牀上坐起來，微笑着好像要說什麼話。可是她要說的是什麼呢？范羅的這句可以了解一切而沒說出口的話，好像這樣的近，祇須把耳朵湊上去壓住了心房的跳盪，就可以聽到的，然而同時牠又像這樣無限地，這樣

無望地遠遠。依業底神父要從牀上坐起來，伸出握緊的手扭着，喊道：

「范羅！」

祇有沉默來回答他。

一夜，依業底神父走近奧茄的臥室，他已經有一禮拜沒有來看她了，靠近她頭邊坐着，掉過頭避着她執拗，沉重的眼光，說道：

「媽媽！我想和你講講范羅，你聽見嗎？」

她的眼睛是沉默，依業底神父又提高了聲音，嚴重地，有權力地說，正像他慣常能確切地的說道：

「我知道你心裏映象以為范羅是因我而死的。可是，請你想想，我愛她難道說不如你嗎？你的見解是胡弄。我確是嚴厲；這就能阻擋她不照着她自己的本意幹嗎？我也犧牲過爲父的莊嚴，我卑謙地低過頭，當他頂撞我的咒罵而出走——從這兒。當時你——你不是求她別去，直等到我不許